

# 论焦竑四书解读

杨 密

中国计量大学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晚明时期，禅宗思想随阳明学的盛行而广泛流布，学界随之兴起“援佛释儒”的热潮，四书作为阐释儒家义理的经典杰作，成为“以佛释儒”的首选。焦竑兼具儒家学者和佛教居士的双重身份，他对四书的解读展现出与传统经学注释相异的“新说”，他引佛教经典与教义注解四书，显示出不同的佛学特色。焦竑对儒家四书的佛学解读，会通儒佛义理，不但拓宽了经典诠释空间，同时消解了儒释道三家的屏障，体现了晚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潮流。

**关键词：**焦竑；四书诠释；佛学特色

## 前言

焦竑（1540—1619年），字弱侯，号澹园，师承泰州学派耿定向，并问学于罗汝芳。作为晚明泰州王学后劲，焦竑思想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王阳明本人深涉佛道，王门众人对佛学亦颇有涉及，通过对前人思想的吸取继承，焦竑对佛教不会陌生，同时焦竑注意到佛学对生死问题的探讨十分透彻，出于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焦竑晚年亦深涉佛道，形成独特的佛学观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佛学思想亦是从小家本位立场出发，本意是捍卫儒家思想的正统性。在晚明援佛家义理对儒家经典解读的热潮中，焦竑顺应时代洪流，“援佛释儒”，因其兼摄儒家士人和佛教居士的双重身份，相比宋明理学家们的传统经学研究，焦竑对四书进行的诠释迥然不同，他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中展现出与传统解经说法不同的佛学特色，通过分析其在《焦氏笔乘续集》中对《论语》《中庸》《孟子》几篇的数条解读，即得以窥见焦竑引佛教经典，以佛学义理补充传统儒家经典诠释的不足的独到之处。

## 一、焦竑儒佛观

晚明时期佛教迎来复兴之势，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皆崇尚佛教，求神拜佛的观念深入人心，程朱理学家们却对佛教多有排斥。焦竑晚年深信佛教，极力批驳理学家们的排佛言论，并将矛头直指理学大家程颢，在其作《澹园集》中对耿定向的回信中，他说：“伯淳斥佛，其言虽多，大抵谓‘出离生死为利心’。……以出离生死为利心，是《易》之止其所，亦利心也。……伯

淳人品虽高，其所得者犹存意也，乃欲生灭之见缠，测净明之性海，难以冀矣。”<sup>[1]</sup>焦竑认为佛教的出离生死就是《易》经中的“止其所”之理，而程颢把超脱生死轮回看作是功利之心，这与《易》经中的“止其所”之理是相悖的，程颢的此种看法恰恰表明他的境界有待提高，对佛学并未形成系统的认知，无法窥见佛学的奥妙。黄宗羲《明儒学案》中亦记载程颢辟佛之言“佛氏直欲和这些秉彝都消煞得尽”<sup>[2]</sup>，焦竑认为，程颢所排斥的本身就是佛教所诃的“二乘断灭之见”，佛家所说的不断灭，是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我心中所造，所以真空即是妙有，倘若要为天地万物分疏，便是我心中的障碍，佛家亦想将之消灭干净。

即使焦竑对当时排佛言论极力驳斥，但作为科举出身的士大夫，焦竑始终逃离不开儒家的身份立场。面对外界种种质疑与指责，焦竑提出儒佛互补，甚至是不相异的观点，他认为二者完全可以圆融而一，并无优劣上下之分，“始也读《首楞严》，而意儒逊于佛；既读《阿含》，而意佛等于儒；最后读《华严》而悟，乃知无佛无儒，无大无小，能小能大，能佛能儒。”<sup>[3]</sup>焦竑对《华严经》极力推崇，以之为开悟心性的经典，在《刻大方广佛华严经序》中，他说：“余以为能读此经，然后知六经、语、孟无非禅。”<sup>[4]</sup>深入研读《华严经》，方能领悟儒家诸经典，焦竑进而指出，佛教经典可以和儒家经典互释，以禅意解读儒家经典，实际上是对孔孟之学的发扬光大。

焦竑认为，“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sup>[5]</sup>，佛教经典与义理是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和注解，他指出，孔、孟

之学是“尽性至命之学”<sup>[4]</sup>，但由于“言简旨微”，仅凭凭借儒家义理并不能阐发其中奥义，佛教在这个问题上却可以给出更为透彻的回答。在他看来，引用佛家教义，运用佛教思维对儒家义理进行阐发远比汉宋众儒者的注解更能体现儒家教义之精髓，因此他说“夫释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汉宋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sup>[4]</sup>焦竑还认为，只要通达极尽性命之学的佛教经典，对《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中，孔孟所不能彻悟的“尽性至命之学”便可开悟，即所谓：“释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无二理也。”<sup>[4]</sup>

焦竑秉持儒佛无异的观点顺应了晚明儒释道会通思潮，在儒释道合流的大环境影响下，其思想符合正统，顺应潮流。在他看来，三教实质上并无区别，创立之初皆以教化众人之目的，“后世源远流分，三教鼎立，非圣人意也。”<sup>[4]</sup>因此在焦竑看来，虽然儒佛二家对于四书的阐释上表述不同，各有特色，实际上是对同一思想的表达，“苟得其性，谓之梵学可也，谓之孔孟之学可也”<sup>[3]</sup>。焦竑的这一思想贯彻于对《论语》《中庸》《孟子》的解读中。

## 二、《读论语》中的佛学特色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著作，焦竑对之十分推崇，《焦氏笔乘》中多处涉及对《论语》的谈论，卷一开篇即是仲修劝李彦平读《论语》，他以为读《论语》“所以学圣人也”<sup>[4]</sup>，理解并掌握其中的几句话，“曰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便用之不尽。”<sup>[4]</sup>这足以见得论语的地位。《续集》中《读论语》一卷更是对论语进行了多达八十三条的解读，其中涉及佛、道之说者众多，焦竑将佛家义理具体而微地融入到对《论语》的诠释。

焦竑认为孔子是参破生死，证得空空，获得解脱的大自在者，他特别偏重对孔子“空空之境”的解读，并认为“空空如也”是孔子被称为至圣的内在根据，《论语》是“空空如也”之境呈现的外在依托，因此以参禅的方式，从参破公案话头入手诠释《论语》更为直接明了，更能弥补以往注疏的不足之处。

焦竑指出“世以出离生死之说创于西极之化人”，事实上，佛教东渐之前，孔子便已参破生死之理，“子曰朝闻道，夕可死矣”，“曰未知生焉知死也”，“曰原始反终”<sup>[4]</sup>。焦竑注：“原始”即知无始矣，“反终”则知无终矣，无始无终，而死生之念熄矣。即佛教因果轮回，不执著生死的境界，达到涅槃方可超脱生死，摆脱轮回，实现解脱生死的升华。孔子因鄙夫之问而有“空空如

也”之叹，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sup>[4]</sup>。焦竑将此视为孔子证得空空之境的表述，而后焦竑引佛教空假中三观，通过对空的体会，认识到诸法皆空，但并不是完全虚无，一切皆依缘而起，存在一种中道的状态，他注到“孔子言己空空无所知，唯叩问者是非之两端而尽言之，舍此不能有所加也。盖孔子自得其本心，见闻识知，泯绝无寄，故谓之空空。”<sup>[4]</sup>即孔子超越对立与执著，不受任何外界束缚，实现解脱的自在状态，这便达到佛教中道的境界。“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十分注重，对之有许多表述，如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sup>[4]</sup>，焦竑引入佛教禅宗“顿悟”一说解读孔子之“为仁”，他认为仁与空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就空有觉义而言谓之仁，就仁无具体规定生而言谓之空，“此孔氏之顿门也。欲即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即是至，非欲外更有至”<sup>[4]</sup>。相比前人，焦竑更强调心的境界，需要通过内在的体悟而不是外部的追求到达，即“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的顿悟法门。

焦竑诠释《论语》的过程中，一方面引佛教教义对之进行阐释，如解读孔子之“为仁”引入禅宗顿悟法门；一方面引佛教经典对其解读，如在解释“空空如也”之时，引《维摩诘经》说明“空空之妙论”<sup>[4]</sup>。也借助《金刚经》中“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若人以四句偈，为他人说，其福胜彼”<sup>[4]</sup>说明教人以善者胜于分人以财者之理。将佛教经典与义理圆融于《论语》诠释的语句中，由此看出焦竑对于佛教诸法的体悟。

## 三、《读中庸》《读孟子》中的佛学特色

焦竑对《中庸》《孟子》的诠释篇幅较少，除了集中于《读中庸》《读孟子》两篇中的解读片段，其余皆散见于焦氏各种文集中。他将《中庸》一书视为“孔氏之微言”<sup>[4]</sup>，亦十分尊崇《孟子》，在解读两部经典时引入佛教经典与义理。

《读中庸》中焦竑引入佛教经典《楞严经》“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幽闲，犹为法尘，分别影事”<sup>[4]</sup>诠释“未发”，他说，“圣人独能无情哉？喜怒哀乐虽其懵懂焉，皆未发也，《易》曰‘天下何思何虑’是也。不然，即喜怒哀乐而去之，不得言未发也”<sup>[4]</sup>，即便身为圣人也会有喜怒哀乐各种复杂的情绪，只是这些情感潜藏于心中不表现出来，这是一种“未发”的状态，即不执著；反而试图将喜怒哀乐各种情绪消灭，是陷入佛经所说“法尘分别影事”的执著妄念。而后焦竑引用《肇

论》“知恼非恼，则恼亦净；以净为净，则净亦恼”<sup>[4]</sup>诠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他指出，当个人不再受喜怒哀乐的支配，超脱对外界种种尘世的情感反应，便是一种无所执著的状态，就像僧肇对恼与净的辩论，不过度执著于虚幻或某种完全解脱的状态，破除执着就可以达到“中道”的目的。紧接着在解读“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sup>[4]</sup>时引用《净名经》“舍利弗言：我见此土，丘陵坑坎……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见此土为不净耳，譬如日月，岂不净耶？……譬如诸天共宝器食，随其福德，饭色有异。饭岂有异，异自天耳”<sup>[4]</sup>。焦竑认为，个人的修行智慧会影响对于世界的感知，本体不变，不必执著于个人的感知心境，致中和者天地万物自位自育，所谓“致中和”就是超脱世俗，破除执著。

《读孟子》中解读“夜气”与“平旦之气”充满禅意。问夜气，孟子谈到与友人夜话一事，“久之，雨声暂歇，宾主嗒然；茗冷灯残，形骸忽废。故知善言未发者，无如孟子矣”<sup>[4]</sup>问平旦之气，曰：“人之旦也，一梦甫终，诸缘未始……非息之以夜，能有是乎？乐天诗所谓：前后际断处，一念不生时”<sup>[4]</sup>。焦竑认为孟子解释“夜气”时描述的情景展现禅定状态，在夜晚交谈的过程中，随着雨声的停息，言语渐歇，这种状态暗示不执著于言语亦能表达思想，于静默中体验深层次的交流体悟；至于“平旦之气”，焦竑将其理解作为一种超越时空、因果的状态，焦竑以为在一个连续的维度上，展现一种超越时空，不受局限的纯粹状态，方可破除执著与妄念，达到解脱境界，也即是“未发”时的状态。

焦竑对《中庸》《孟子》的解读特别注重对破除执著，解脱心灵这一理念的阐释，他以为二者强调的中道和佛教禅宗的境界有深刻的共通之处，皆为超脱一切执著的最高级的圣贤境界。

## 结语

整体而言，焦竑对四书的解读多选取片段与词句，《读论语》《读中庸》《读孟子》大多呈现儒家经典的文字作为辅助，引佛教经典或义理作为依据，讲述道理并

抒发己见，焦竑个人的主体性在此得到极大程度的发挥。在他看来，儒佛二家根本上是一个“道”而已，两家各选择自己的角度，运用自己的语言去解释这个“道”，从而形成各家义理，他不囿于儒佛二家在言语上的不同，只注重潜藏于表达形式之下的“道”，不断将新的佛学元素纳入经典解读范围，打破文本解读的壁垒，促进儒佛义理的融通。焦竑大胆地将许多佛教义理与传统儒家思想相对应，不但将佛教思想置于儒家经典解读范畴内，拓宽经典解读视野，建立一套向外开放的体系；同时加速儒家义理在佛教中的曝光，促进儒佛会通，消解儒释道三家的屏障，顺应了晚明三教会通的思潮。由此，将焦竑对四书的解读置于明末儒家四书佛学诠释的热潮，总结得出：这一现象是儒家吸收佛学义理以拓展经典诠释空间，巩固社会地位；佛教为求自身复兴儒化佛教，扩宽生存空间；时代中以儒安身、以佛立命的居士苦寻身心一致各种因素作用的综合结果。

## 参考文献

- [1] (清) 彭绍升编；赵嗣沧点校. 居士传[M]. 成都古籍书店，2000.01.
- [2] (清) 黄宗羲. 明儒学案[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3] (明) 焦竑撰. 澹园集 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99.05.
- [4] (明) 焦竑. 焦氏笔乘[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5] 李剑雄著. 焦竑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
- [6] 于聪. 焦竑与佛教[D]. 西北大学，2021.
- [7] 黄芳. 焦竑四书学研究[D]. 重庆师范大学，2022.
- [8] 韩焕忠. 焦竑对儒家四书的佛学解读[J]. 普洱学院学报，2023，39(04)：32-35.
- [9] 唐明贵. 论焦竑《论语》诠释的特色[J]. 齐鲁学刊，2023(03)：5-14.
- [10] 王诚. 从《焦氏笔乘》看焦竑的佛学思想[J]. 宗教学研究，2014(02)：130-134.